



作者在「向羅姆人宣教研討會」  
上主講晚堂培靈會

# 我所瞭解的 吉普賽人

徐立

吉普賽人！吉普賽人！光是看到這名字就會感到一股浪漫和神秘的氣氛。在北美時，我們幾乎沒見過吉普賽人，所以對他們的認識，始終停留在小時候從電影和小說讀來的印象。在親眼見到吉普賽人之前，我對他們是充滿了好奇，以為吉普賽人是女人妖豔、男人英俊、小孩子精靈可愛，認為他們是一個喜歡在營火中跳舞，每個人都會彈吉他、唱歌的民族。

到了柏林之後，才親眼見到吉普賽人。那與我印象中的浪漫民族，不但完全不同，而且，讓人失望。因為真實的他們，不僅落魄、骯髒、還有點令人厭惡。他們會偷，會扒；而且，路上碰到時，他們會一群人纏著你，一個不注意，你的背包就被打開，裏面的東西就不見了。所以在柏林，看到他們迎面而來，就像大敵壓境似的，每個人的神經就會繃得緊緊的，以防他們作怪。

在柏林這幾年下來，對他們的瞭解漸漸從浪漫神秘，到想進一步認識他們，因為常聽到關於他們的傳言，比如吉普賽人看起來黑黑的，而且名字“Gypsies”與埃及“Egypt”有點像，所以，認為他們是從埃及來的；有人說吉普賽人沒有靈魂，所以，不是「人」，而是「東西」；難怪，希特勒在二戰除了屠殺600萬的猶太人，也順便屠殺了50萬個吉普賽人。

有傳言說當年釘耶穌十字架用的釘子是他們做的；也聽說他們像游牧民族，每隔一段時間就駕著馬蓬車，從一處搬到另一處；也有人說吉普賽人通靈，所以他們靠算命維生；聽說吉普賽人14、15歲就結婚生孩子，他們的男人每天在家無所事事，女人在外乞討養家。誰也不知道這些傳言到底是真是假。種種這些神秘的傳說使人好奇，讓人想要知道吉普賽人的真相。

柏林華人基督教會的弟兄姊妹站到台上，  
後排是羅姆人弟兄



就在這種好奇情況下，有一天從「大使命中心」的電郵，知道他們2015年9月底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舉辦吉普賽人研討會，鼓勵教會認識這群人，於是我和師母帶了3位弟兄姐妹參加。在四天的聚會當中，我們對吉普賽人有進一步的瞭解，知道他們原是印度北部最低階層的「賤民」(印度階層制度中最低，最被社會看不起的人)。這些人千年以來不斷往西遷移，散居在世界各地。今天落戶在歐洲的吉普賽人大約有1,200萬人。

吉普賽人的教育程度很低，大多數人連小學都沒畢業，很容易自暴自棄，習慣活在自己圈子裏，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所以吉普賽人的失業率很高。世界各地的人把他們看成垃圾，到了哪個國家，當地的人就希望他們趕快離開；這些人常常被人歧視和迫害；甚至，當希特勒興起大屠殺的時候，德國的教會也出賣吉普賽人，不願意保護他們，或為他們伸張正義。

二戰之後，德國人帶著贖罪的態度來面對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他們不僅從內心懊悔，也做了很多實質的補償，比如，德國政府積極地與以色列合作，希望能找出每個被希特勒屠殺的猶太人名字，然後在他們曾住過的屋前地上立下銅牌，標上名字和出生日期，以及在哪個集中營死亡的年月日；而且，我們也經常在柏林猶太人居住和出入場所看到有兩個員警站崗巡邏，保護他們。這些都是德國對猶太人的悔罪行為。

然而，吉普賽人因為沒有自己的國家，所以，沒有哪個國家願意為他們說話，或為他們爭取權利，以至到了今天，吉普賽人都沒有被世人接納，也沒有人知道到底哪些吉普賽人在二戰時被屠殺。那50萬被屠殺的吉普賽人好像糞土，就這樣被世界遺忘了。一直到2012年11月，德國總理默克才在柏林的國會大廈邊上，為這些被屠殺的吉普賽人做的露天紀念館揭幕。(參本刊第一〇九期第16-17頁)

吉普賽人的存在一直被世界各地的人所忽略，他們雖然生活在先進和文明的國家當中，可是，這些人卻成了福音未得之民，就好像一大片綠洲當

中，居然還有沙漠的存在。過去這一百年在福音普遍傳開的過程，很少有教會或宣教機構想到這群人。然而，神沒放棄他們！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八19-20很清楚地說到福音不只是給少數人，或給某幾個國家，或給某些民族而已，耶穌要福音傳遍萬國、萬方和萬民。神的心意當然也包括這些吉普賽人。

在這次的宣教特會當中，從許多的短片、文件、宣教士和宣教機構的分享，以及吉普賽信徒的見證，我們看到了希望。吉普賽人，特別是信耶穌的吉普賽人，希望外界稱呼他們為「羅姆」(Roma)，而非「吉普賽人」，那是個帶有強烈種族歧視的稱呼，就好像英文中也不少侮辱華人的稱呼會讓我們聽了很不舒服，他們也不願外界用「吉普賽人」來稱呼他們。「羅姆」的意思是「人」，他們希望世人能認識他們，以人的尊嚴來接納他們。

其實，羅姆人與華人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比如，海外華人對自己的文化比較堅持，而且我們習慣活在華人的圈子，不喜歡融入「外國人」的社會，卻沒想到自己才是外國人。華人的家族觀念很深，其實羅姆人也是如此，他們習慣一家人甚至整個家族住在一起；華人在海外常常受到歧視，這點也與羅姆人很像。所以，華人對羅姆人，或羅姆人對華人應該比較容易認同。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些信了耶穌的羅姆人，在生命、家庭和生活上都有極大改變。羅姆人信主之後，不僅生命改變很大，自我形象也提高很多，所以，羅姆人信徒的家庭在社區中有很美的見證，他們的家整齊樸實，孩子的穿著也很乾淨。這些人的學歷通常比較高，他們的工作也比較穩定。

在一個短片中，看到羅姆人帶著眼淚，舉著手敬拜神的時候，你清楚知道這些人不是世界的垃圾，而是有靈的活人。這群人是我們主內的弟兄姐妹，他們與我們同感一靈，渴慕神，讚美神；更重要的是，羅姆人很渴慕與其他族群的弟兄姐妹，在主裏一起敬拜神，因為我們都是被耶穌重價買贖回來的罪人，而且都屬於同一個教會！

在這次的特會中，大會邀請我以「福音的大能」為題負責一堂信息。我提到這福音不是為了要讓人得好處，更不是為了要讓人能上天堂而已，而是，為了耶穌基督，因為福音的本質就是耶穌自己，而且，神要信徒把福音傳給未得之民。難怪，保羅在羅馬書一16會說，



柏林華人基督教會的弟兄姊妹代表德國人向羅姆人擁抱道歉

他不以這關於耶穌基督的好消息為恥，因為福音是神能力的彰顯，為了要拯救所有的人，不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或愚拙人，甚至也包括了您、我和羅姆人。

在信息結束之前，我邀請在場的羅姆人牧師和傳道人，以及柏林教會的弟兄姊妹到臺上來。我們為二戰時德國教會在大屠殺過程出賣羅姆人而向他們道歉，請求他們原諒，接著大家一起擁抱，禱告，宣告神的醫治和釋放。我也誠摯地邀請東歐的羅姆人教會派宣教士來柏林傳福音給德國的羅姆人。柏林華人基督教會願意與他們配搭來傳福音，在羅姆人能成立教會之前，希望他們能以柏林華人基督教會為自己的教會，甚至我們能一起為信主的羅姆人施洗。

就在那天晚上的信息之後，有一位從羅馬尼亞來的羅姆人牧師很激動地來找我。他1997年就加入青年使命團(Youth With A Mission, YWAM)為全職同工，目前在東歐各國的羅姆人當中傳福音，帶領門徒訓練。他說在2004年有一位先知看到異象向他們發預言。在異象中，那位先知看到一群羅姆人基督徒從東歐往西傳福音。當時這位同工看不出這異象的可能性，因為那時沒有太多羅姆人信徒被興起，也沒有同工有傳福音建立教會的能力與心志。

然而，最近幾年，他們的屬靈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神在羅馬尼亞的羅姆人當中，預備了將近30位

有心的同工，他們有傳福音、建立教會的經驗與負擔。這些人希望在神的時間，從東歐往西走去傳福音，而柏林正是在福音西傳的途徑上。然而，他們好像萬事具備，只欠東風。所以，這位青年使命團的羅姆人同工希望能確定我在信息中的呼籲是否就是神給的印證。

他的分享讓我想到舊約南北國時代，即使當時的社會混亂，屬靈光景也很低迷，但神為自己預備了七千位不願意向巴力屈膝，也未曾與巴力親嘴的先知。在歐洲各地的屬靈光景不斷往下坡走的今天，看到聖靈仍然在很多歐洲羅姆人的社區呼召人歸向神，而且，在羅姆人信徒當中也有不少的屬靈復興。會不會他們就是神為這世代所預備的，為了要帶動歐洲的屬靈復興呢？

羅姆人是個被世人唾棄的族群，然而，他們是神眼中的珍寶，就好像哥林多前書十二23說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神要所有信祂的人參與耶穌的大使命；羅姆人信徒很願意投入大使命，你我是否也願意成為神手中的器皿來復興這地呢？

(作者為德國柏林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